

赵丽宏《月光蟋蟀》：

感受命运迂回中的勇气和挚情

□左 眩

读毕《月光蟋蟀》的最后一页，正是华灯初上之时。打开窗，冬日暮时的凛冽空气扑面而来，窗外是北京三环路的车流，适逢晚高峰，车水马龙，自于铁灰色的高楼间奔赴前程。奇妙的是，那一刻，我耳边响着的，不是眼前的都市喧嚣，而是由两只蟋蟀玉顶和铁头领唱，纺织娘、蝈蝈、金铃子、油葫芦、蝉、螻蛄、青蛙、鱼儿、夜莺合唱的琳琅之声。这是许久未有的感受了，由一部儿童文学作品所带来的对当下生活的轻柔震荡，这样文雅、浪漫、单纯，却又开阔、坚定、饱满。这种美感是属于儿童文学的，极简、极轻、极暖，就像孩子给的拥抱，还有那拥抱后抬头的微笑。当看到微笑的一刻，所有人都会觉得，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了，或者说，这个世界可以变得更好。对于赵丽宏而言，《月光蟋蟀》也许只能算是个小作品，与他的其他作品相比，没有那么重的分量、那么大的题材，但正是因为它的轻、它的小、它的单纯，使它恰如一阵温柔晚风，可于盈然自得之中，以胧月之光为引，以蟋蟀之歌为伴，将我们毫无羁绊地带回到诗意的原野上，回归至儿童文学初心所在之处，去聆听世间微小之物的吟唱，感受命运萦绕迂回中的勇气与挚情，心无杂念，自在自如。从这个角度上来讲，这部小而美的作品于2024年之初出版，对于中国儿童文学来说，意义非凡。

这是一个看起来挺简单的故事。两只原野里最出类拔萃的蟋蟀，一只叫玉顶，一只叫铁头，一只金黄色，一只黑色，无论是唱歌还是格斗，他们都是出色的、拔尖的。但他们不是竞争者，不是对手，而是既能在月光下一唱一和同奏清歌，也能并肩作战大败斑蝥的一对挚友。命运无常，蟋蟀猎人捕走了铁头，摘花妹妹亮亮和灿灿带走了玉顶，一对好伙伴从此各自在人间奔波。作者选择玉顶的视角，讲述他跟随亮亮妹妹回家展开的奇遇：他遇到壁虎阿灰，认识了蟋蟀行家纸先生，吃上了亮亮妈妈做的米糕，在这个新家里，玉顶得到了一个小宠物所能得到的那种关照和爱。而他也回馈给亮亮妹妹以情义，为他们唱歌，帮



看看窗外的桂花树



《月光蟋蟀》插图



他们在小朋友间的蟋蟀格斗中获胜，甚至还学会了用蟋蟀的歌声来回应人类的语言，即便有逃离樊笼的机会，他都没有离开。直到他为了帮助亮亮妹妹的舅舅脱困，顶着“白玉大将军”的名号参加蟋蟀格斗擂台赛，在你死我活的蟋蟀擂台上重新遇到了铁头。即使是在擂台上，即使是在各自经历过起起伏伏，这对挚友只要在了一起，仍是毫不犹豫地齐心协力，哪怕最后玉顶痛断一腿，也要一同回到原野之上，月光之下，歌声之中。

就像老蟋蟀纸先生说的，“生而为蟋蟀，不是为了格斗，也不是为了供人取乐。要活在田野里，唱在田野里，死在田野里，要过自由自在的生活！”这只是小如蟋蟀所发出的微末声音，却是点滴铿锵，自原野中翻卷而来，波涛汹涌，月光凶猛，振聋发聩。

而在《月光蟋蟀》中，作者选择的是玉顶这条始终保有寸许温情的明线。这条线显然更适合孩子们阅读，也符合孩子们的心理期待，读起来轻松、澄净、明悦。在玉顶身上，集合了令孩子们着迷的英雄气质与浪漫色彩，有花、有歌、有香甜米糕、有壁虎

阿灰、有刻着“无敌”字样的古董蟋蟀盆，它是一路常胜地走到蟋蟀擂台上的。而另一条属于铁头的暗线一直在遥远的角落里暗自撕扯着这个故事。这条暗线从一次突如其来地捕猎开始，直到蟋蟀擂台上突然出现那个“头顶的触须短了很多，尾须也断了半根，原来光滑圆润的身体，出现很多深深浅浅的伤痕”的擂主黑旋风为止。两次“突然”之间，铁头经历过什么、感受过什么、思索过什么，作者仅用寥寥数语，一笔带过。读到这里，我不得不佩服作家构思的精妙。这条暗线，虽静寂沉默，细想来却必是惊心动魄。作家让清朗月光照亮玉顶之路，却把更为真实、更为凶险的黑夜留给铁头。正因为有了伤痕累累的铁头，玉顶这一路方显得如此润泽珍贵，才变成了诗与歌，变成了一种接近理想的传说。

当一位散文家开始写作故事时，他所表现出的耐性往往是惊人的，于是，我们得以在故事里看到润物无声又无处不在的细致与妥帖。写玉顶和铁头的回家之路的时候，他安排玉顶被疼爱它的人奇迹般送回，铁头则像个骑士，由流浪狗传奇般带回；他

在序曲里只写“天渐渐暗下来，夜渐渐拉开”，后面用排浪般连绵的文字描摹出层层叠叠的月光音乐会，而在尾声里，大段描写是在月亮出来之前，月光音乐会只几笔勾勒出轮廓，最后一句“月光下的音乐会，绵延漫长，无穷无尽”轰然作响，余韵悠长；写玉顶第一次被“开牙”，文字处理精雕细刻，纤毫毕现；写蟋蟀格斗，从格斗学堂到小几斗到蟋蟀预赛再到黑旋风擂台，由远而近，由略至详，格斗学堂简洁利落，小几斗胜众喧哗，蟋蟀预赛牙穿肉，黑旋风擂台绝处逢生，层次鲜明，毫无雷同；他写那些花、那些原野里的小生灵，细细数出一个个珍珠般的名词来……这是一部值得细读精读的书，好的儿童文学作品应当是这样的有耐性、见功力，同时又轻盈易读、天真自然。

回到诗意的原野上，那里不仅有月光、有蟋蟀，还会有孩子永远自由自在地奔跑、自由自在地歌唱，这片原野是无边无际的，它就静静地藏在每个人的心上。

（作者系儿童文学作家、作家出版社编审）

创作谈

《月光蟋蟀》，赵丽宏著，新蕾出版社，2024年1月



听听那蟋蟀的神奇歌唱

□赵丽宏

《月光蟋蟀》是我在2023年年初写的，写作的时间不是很长，但是我在心里酝酿这个故事已经很多年了。可以说，从童年时代一直到现在，我心里一直有这个故事。

我在写这部小说的时候，耳畔是一片蟋蟀的鸣唱声，这是大自然的声音。我是在城市出生长大的，但是我更热爱乡村，更热爱自然。小时候我经常去农村，最喜欢在有月光的夏夜，一个人坐在田野边听昆虫的鸣唱，那是无比丰富美妙的生灵合唱。而昆虫的鸣唱中，最动听的是蟋蟀的声音。听着月光下万类生灵的大合唱，我觉得自己也成了其中的一部分。

我小时候喜欢看书，喜欢幻想，也喜欢观察，似乎对世界上的任何事情都感兴趣。我一直认为天下的一切生命都是有灵性的，飞鸟、昆虫、鱼，甚至树木花草，都和人一样有思想有感情，有它们自己独特的交流方式。很小的时候，我就有这样的认识。小时候的我喜欢种花草，在花盆中播下种子，每天观察土壤中的变化，看着种子发芽、长叶、抽枝、开花、结果，这是一个极其美妙的过程。有时候我会对着一朵花，想象这朵花在想什么，它正在跟我说什么。我观察周围生灵的时候，觉得它们一直在和我交流，我用我自己的幻想，让这种无声无形的交流变得有声有色。

我小时候还养过各种各样的小动物：猫、鸡、鸭、鸽子、麻雀、蝴蝶、当然，还有蟋蟀，花心思最多的是蟋蟀。那时候养蟋蟀是为了斗蟋蟀，但是我比别人多一个心思，我觉得蟋蟀唱歌好听，听它们唱歌，让我心情愉悦，让我生出很多奇妙的想法。我觉得我养的那些蟋蟀，就是我的朋友，我也可以跟它们说话。天下的蟋蟀，每一只长得都不一样，它们鸣唱的声音也不一样的。这和我们人类世界一样，没有一个人是相同的。

小时候无数次看蟋蟀格斗，它们在蟋蟀盆中拼死厮杀，给人留下惊心动魄的感觉。但蟋蟀的格斗，也让我感觉到一种残酷和残忍，很多次格斗是以失败一方的残废或死亡为代价的。目睹那些再也无法鸣唱的失去生命的蟋蟀，让人悲哀。我曾为此困惑，我也曾无数次自问：蟋蟀为什么要格斗？这样你死我活的格斗对它们有什么好处？我也想过，人为什么喜欢看蟋蟀格斗？没人能给我答案。儿时读《聊斋》，我最喜欢《促织》这一篇。这篇小说的主人公是蟋蟀，也是一个小孩。小孩变成了蟋蟀，走进了蟋蟀世界。这是一个充满幻想的故事，也是一个悲喜交加的故事。我曾想哪一天或许我就变成了一只蟋蟀，不仅能以蟋蟀的视角看看人间世界，还能把所有我看不顺眼的家伙全部斗败。那时我大概上小学二年级。

从儿时捉蟋蟀、养蟋蟀、斗蟋蟀，岁月忽忽过去了半个多世纪，经历了跌宕起伏的曲折年代。年轻时，我曾去农村插队落户。那时候，农村已经开始大量使用化肥和农药，这对田园中的生灵是一场灾难，甚至是毁灭，我见识到了这个过程。那时，田野里蟋蟀的叫声越来越稀疏，连蛙声也消失了。童年的很多梦想，被无情的岁月碾碎，但也有很多童真的念头，锲而不舍地在脑海中存留着，譬如关于想写一个蟋蟀的故事。

多年前，李国文先生主编一套《名家主笔古小说新编》，请很多作家用白话文改写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小说名篇，我就选了《促织》，在改写这篇小说时加入了我对蟋蟀的很多想象，写成一个中小篇《蛸蚶的悲喜剧》。这次改写，更让我加深了这样的想法：我要写一个前人没有写过的关于蟋蟀的故事，写一个关于蟋蟀命运的故事，写一个人和蟋蟀交往的故事。但是，这个故事怎么写？写成童话，让蟋蟀见到人就开口说话，让所有的物种都具备人的习性和能力，毫无障碍地对话交流，这样的话，非人的物种其实和人没有了区别。这样的童话，不够真实，自然不是我想要的故事。

当然，《月光蟋蟀》这个故事是完全虚构的，它是一个蟋蟀世界中的人性故事，也是人类和蟋蟀奇妙邂逅、平等交流、互相关爱、互相尊重的故事。这个故事里有昆虫动物世界中的故事，也有人对昆虫动物世界的观察和思考。前者是童话，是幻想出来的故事，后者是人类真实经历和感受。把两个世界融合在一起，就构成了我想写的小说。可以把它视为小说，也可把它归为童话。

我写《月光蟋蟀》，并没有设定明确的主题。生命的道路百折千回、千变万化，蟋蟀的命运也应如此。蟋蟀和人一样，要生存，要自由，要成长，要追寻世界的真善美。蟋蟀和人一样，也是有感情的，人间的友谊、亲情和恋爱，人间的喜怒哀乐，在蟋蟀的世界里一定也存在。这样想着，《月光蟋蟀》的故事就在我的笔下渐渐发展，渐渐成形。

有一次，有一位报社记者采访我，问我最喜欢的动物是什么。我想了半天，无法立刻作出回答。每一种动物我都喜欢，狗、猫、鸟、昆虫……甚至可以和跟鱼交流。在乡村生活的时候，我对生灵的观察特别仔细，每天早上或者傍晚的时候，成群的鱼浮上水面，它们的嘴巴在水面上呼吸会发出声音，大概一般人听不见，但我听见了，那大片“哗啦啦”的声音仿佛从另外一个世界传到人间。当然，回答记者时，我没有选择蟋蟀和鱼，我选择了鸟，我觉得鸟更灵动，跟人类的交流更多。但是，这并不影响蟋蟀成为我小说的主角，我在小说中也写到了鱼在水里发出的神奇的声音。

写完《月光蟋蟀》，我如释重负。构想了几十年的蟋蟀故事，终于变成了这样一本可爱的书。这本书是给孩子看的，也是给大人读的。希望这本书能够在读者心里引起一点共鸣，让大家觉得这个世界上的任何生灵都无比美妙，都是值得我们赞美的。通过对它们的观察，我们可以联想到人性，联想到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想到我们作为人应该怎样生活，应该怎样善待生命，怎样热爱天地间的万类生灵。也许，孩子和成年人，读《月光蟋蟀》的感想是不一样的。孩子们在阅读中只要有那么一点点共鸣和感悟，只要能在记忆留下那两个蟋蟀的形象，那么，我相信这些共鸣和感悟，这些生灵的形象，会发酵成长，进而酿成他们自己的故事，引出他们心中越来越深刻的思考。

面对这万类有灵的世界，让我们一起来观察，来感受，来创造吧！

评论



陈华清的《鹭舞红树林》是一部具有积极意义的生态题材儿童小说，作品紧密关注当下，透过明亮纯净的童心视角思索生态命题，以“自然与人类和谐共生”的生态理念，描绘出一幅“鹭舞红树林”的和谐美丽的生态画卷，书写向善向美的时代风貌。

书名《鹭舞红树林》贴切地点出了故事发生地，小说开篇即写道：“海天茫茫，波浪涌动。天空蔚蓝，白云飘荡，阳光映照在海面上，像撒了好多金子，金光闪闪。一群海鸟在空中翱翔，不时俯冲，掠过海面，又往远处飞去。”这是小主人公陈涛涛在红嘴鸥码头等船时看到的景象。他是第一次看见海鸟捕捉海鱼，也是第一次看到大海，场面让他感到惊心动魄。陈涛涛此次独自回乡，是爸爸陈民安的安排。十多年前，陈民安离开家乡白鹭岛，就再也没有回去过。陈涛涛11岁那年，爸爸突然让他从北京回白鹭岛，并且约法三章，让他接近爸爸，但是又不能让他和其他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小说围绕“解谜”层层展开，不断推动情节发展。

从思想内容看，小说的“谜底”是关于红树林的生态保护。那么，红树林到底是什么？红树林是怎么生长的，会被海浪冲走吗？保护红树林又有多重要？当陈涛涛随陈家三姐妹走进长在海底的红树林，发现了一个奇妙的世界：树会“生孩子”，螃蟹会“招潮”，白鹭会翩翩起舞，据说还有“保护神”。他从海燕姐的口中得知，这个海岛环境好，人也很好，从大人到小孩都很爱护白鹭，没有一个人捉它。于是，白鹭呼朋引伴，舍不得离开，成了留鸟。后来，人们就把这个海岛叫做白鹭岛。陈涛涛初次见到被当地人看作是“海岸卫士”的红树林时，对它充满敬畏心理。同时也非常好奇，产生了一连串问题。这些问题在从小生活于海岛的海燕三姐妹看来，既好笑又幼稚。

小说通过海燕姐妹的讲述，以及陈涛涛的所见，生动有趣地介绍了红树林相关动植物知识，具有普及知识的作用。但是，不同于一般的生态文学作品，《鹭舞

在保护海岛中重塑生态人格

□马 忠

《鹭舞红树林》除了生态知识和生活知识的介绍之外，还有对人与红树林之间互动交流的生动描写，同时也体现出对观察红树林时对其生存生态的种种反思。作品真实呈现出海岛上发生的一切，又融合了作者本身的情感，不动声色地将海洋动植物的生存状况非常实在地凸显出来，引领读者思索人与海洋、人与红树林之间的关系。加上采用大故事中套小故事的写作手法，使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大大增强，填补了以红树林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小说的空白。

提及生态主题，必然会在作品中出现观念与行为的碰撞，出现善与恶、对与错的碰撞。《鹭舞红树林》也不例外。作品中，红树林的守护者爷爷懂得动物和植物的感受，珍爱大自然如生命；陈家姐妹、陈民安等，热爱红树林里的所有动植物，构成了竭力护卫自然生态的群体。作为对立面出现的是岛西村，砍伐红树林，跑到岛东村打鸟，两村结了怨。也因为红树林问题，陈、巫两家产生矛盾。陈民安与巫玲花的婚姻遭到反对，于是，两人逃出白鹭岛，爷爷叫他们永远不要回来。可以说，岛西村对大海取之不竭的食材有着贪婪与执念，成为以爷爷为代表的岛东村的老对头。这一切，都因为一场超强台风而改变。超强台风登陆，因为岛西村没有红树林遮挡损失惨重，而岛东村因为有红树林的保护，没受到什么伤害。岛西村村长亲自上门向爷爷求助，请他指导种植红树、修复红树。爷爷放弃个人恩怨，答应用自己的经验和技能帮助岛西村。

从叙事艺术层面来看，《鹭舞红树林》以儿童视角介入对生态的关注和理解，由陈涛涛承担起感知和叙事的角色，透过其全知全能的儿童视角，全方位地展开白鹭岛的人与环境，同时也述说了儿子与父亲的温情以及村民之间的善良正义，是一种朴素健康的乡村伦理。小说运用质朴生动的语言，对捉招潮蟹、摘椰子、骑海泥橇等海岛童年经验的再现，对织渔网、赶圩（赶集）等岛上生活的展现，以及对白天或月色下海岛风光的描写，赋予了作品丰厚的文学质感。书中多次出现的红树林更是白鹭岛生态变化的标志。陈民安提出在保护红树林的基础上开发生态旅游，解决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

《鹭舞红树林》呈现的风物、事理是儿童的眼睛所见、心灵所思。从中可以提取出“成长”“生态”“亲情”三个中心词。这三个词在作品中叠加、重组，在相互缠绕、激发中完成了生态视野下的成长书写。陈涛涛跟爷爷到岛西村种红树，见到脏老头。得知岛西村需要很多红树苗，资金缺口很大，他想到培育红树苗，并在爷爷指导下与一群小伙伴开始育苗行动，这也是主人公精神成长、重塑生态人格的过程。小说以这样一个开放式结尾收束，给读者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空间。

（作者系文学评论家）

动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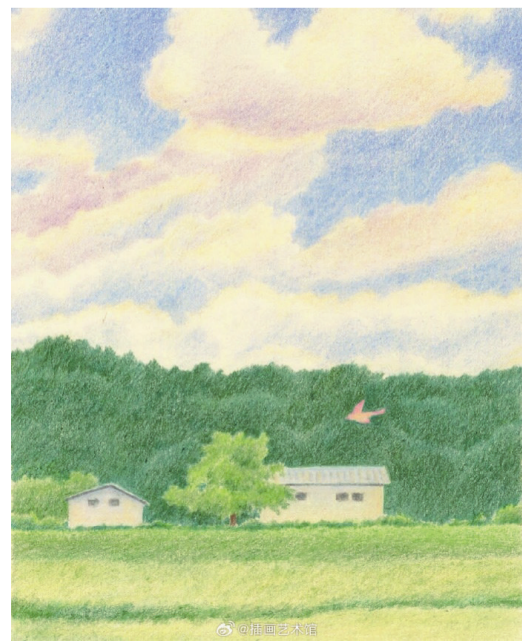
肖复兴《风啊吹向我们》新书分享会在京举办

本报讯 3月2日，“新时代少年成长书深度对话暨《风啊吹向我们》新书分享会”在京举行。《风啊吹向我们》以肖复兴自身的成长故事为蓝本，讲述了“我”、月亮、麦秋、石头4个孩子在共同的兴趣爱好影响下成为好朋友的故事。作者肖复兴，儿童文学评论家李利芳、张国龙、崔昕平等与会畅谈，一同分享这部小说的创作过程和艺术价值。

“选择什么样的朋友，建立什么样的友情，对于孩子的成长至关重要。”肖复兴说，该书不仅是对往昔人物、场景的再现，更希望通过文学化描写，让今天的读者对过去的事产生共鸣。他认为，友谊是孩子情感教育中重要的一环，要让孩子在“玩”中交朋友、在共同的兴趣和爱好中交朋友，汲取同龄人的优良，懂得爱和尊重，享受友情与温暖。

与会者谈到，《风啊吹向我们》采用介于散文和小说的笔法讲述少年友情，在儿童视角与成人视角的自由交替中实现了对少年成长内涵的独特表达，是一次成功的创作尝试。小说以文学的表现力，把孩子情感教育这个严肃话题，提升到当前普遍更重视智育的现实教育面前，在积极扶助青少年精神成长方面具有一定的价值。（刘鹏波）

童心世界



【那些被治愈的时刻】【韩】Kim Myung 插画作品

儿童文学评论
·第564期·